

石麟移月記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四年七月印刷
民國四年七月發行
民國十九年七月發行



總發行
分發行

述者

行者

刷者

刷所

海棋盤街

津遼寧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州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州衡陽桂林柳州安慶梧州
門部古鏡化城古鎮州
馬龍江銀口新加坡

(石麟移月記) 全一冊



定價銀三角五分

蔡其麟著 蔡其麟校 蔡其麟印 蔡其麟發

閩縣林靜海陳家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石麟移月記

第一章

將軍亞達爾語白雷曰。我初以爾不來矣。今茲能來。余心滋適。白雷曰。鄙意亦甚欲面將軍。唯行蹇。相距可十咪。不卽至。已而失道。千旋百轉。始至於此。將軍曰。僅一刻將飯矣。今予爾以五分鐘休息。惟今日飯時。較往日少促。飯後將赴演唱會。聆雅音耳。將軍語後。入更衣之室。白雷亦起拂塵服。盥嗽。侍將軍晚餐。且明日村莊中學校演唱。身爲樂人。須先期爲備。至校中試演。二十分鐘後。衆已大集。萬聲雜動。歡笑之聲四徹。先至者見白雷。爭集問訊。白雷曰。吾初不期能至此。與諸君同飯也。女士利蓮者。將軍愛女也。言曰。君至良佳。不爾會中將少一重要人物。復有一女士言曰。白霜君。果不至者。此會如何能舉。白雷曰。卽無我。寧無替人。利蓮曰。君果不來。替人亦太難覓。白雷曰。將軍之命。烏能不來。將軍夫人曰。他博欲預會。當以人取券於彼中。

明日尼古亦來。此券特留以與之。白雷此時方與利蓮坐談。白雷覺利蓮容色沈滯。如有所思。少頃立平。卽語白雷曰。白雷先生。試告我。胡以迷路久不至。其初座人咸無言。一聞利蓮語。則爭視白雷。請道其所以。白雷曰。所遇甚奇。吾方自家出行。路至四分之三矣。計程至時。特四鐘餘。尋至露興驛。車壞。以三刻鐘之久。修治始竣。復行。遂左嚮而誤。來徑所見。乃非熟路。均前此所未歷者。幽閔無人。居將軍曰。是必誤走。可老夫後矣。果荒寒且犖。確難行。入此往往迷。其所嚮。白雷曰。然路遇一村。夫問途亦不了了。因之愈難。信車前趣。似入廣漠之野。四望蕭然。固知去此非遙。而終不至。將軍曰。獵者人林。亦往往如此。白雷曰。吾尙有伙伴。落白貳爲御。彼威魯司人亦曰。爲御半生。初未經此幽悄之地。東西南北之轍。旣棼。惟有縱馬所之。隨其何適。至此遂入異境矣。語至此。少止。於是座人大譁曰。趣言所遇。白雷躊躇久之。尙不卽發。少頃言曰。吾居車中。甚焦悚。迨一轉至一小山下。山上樹木槎枒。樹中有一十垣。瓦之將軍曰。是必爲加白威魯家矣。白雷曰。吾旣得人家。意可問路。移時車至門外矣。

將軍聞言大笑。白雷曰：「此時吾出表視之，爲時過晚，甚虞其不至。」於是大窘，卽下車赴其門。將軍曰：「門扃乎？」白雷曰：「未也。」一推卽入。將軍曰：「汝能推而入耶？」白雷曰：「開也。」闖然遽入其中。一名園也，雜花生樹，知有人居。且小樹如薺，吾索徑自入，草沒及脛，荒久無人矣。將軍曰：「是奚足奇？」白雷曰：「凡人在迷路無主時，何事不可爲者？於是四嚮尋覓，必欲得一人問之，忽從樹洞中轉出一處隱隱見燈光，吾卽向燈而趨。至時復得一小園，亦久廢不治。吾踐細莎而行，見一敝窗，或卽加白威魯家也。將軍曰：「然白雷曰：將軍能否見示居是者爲何人？」將軍曰：「卡得也。」將軍述此名時，頗吞吐，如有所梗。白雷曰：「是爲將軍友乎？」將軍曰：「乃未謀面，汝何爲問？」及白雷曰：「果卡得非聲也，亦決爲守錢之虜。」白雷語時，衆皆無聲。白雷覺其有異，又防失言，卽曰：「諸君幸勿罪我。」此語非敢毀詆尊鄰，然吾仍須一一白之。此時已上燈園中，半黑。吾卽奔至燈窗之外，自外內窺屋中，實未燈，而燈光別在一屋。寘燈几上，其旁默坐一人，作觀書狀，以背外嚮。吾卽覓門而入，力引其鈴，鈴啞無聲，遂以指叩扉，屢叩亦無應。門乃嚴扃。

排之亦弗入。吾乃退視此屋。屋沈沈如地獄。吾固見其中有人。果舍此而出。中心滋歎。乃復至窗下。內覷。卽以指彈窗。自外問路。玻璃聲動。久之而事乃大奇。語至此。白雷引杯自飲。大衆聞言。爭以爲異。趣其速言。利蓮趣之。尤力。將軍夫人止之曰。勿噪。噪俟。白雷少飲。進饌。方能津津而道。夫人言雖如此。而中心亦至欲快聆其事。白雷旣以奇語激動大衆。復曰。下此亦無他奇。數語可畢。衆曰。卽無奇。亦須畢其說。白雷曰。吾至崗下時。其人仍背面而坐。几上書數卷。雜以報紙。堅坐不少動。弗類生人。乃同木偶。吾頗踧踖。復敲玻璃。冀此人聞之。而仍若無聞。吾怒。卽大敲不已。計彼非死人。必能起應。顧余累敲。仍如未聞。吾則力撼其崗。且擊其柱。跳躍大呼。其人仍蠢蠢然。將軍夫人曰。茲事大奇。白雷曰。卽吾亦莫解語之。諸君似毫無理道之足。憑園中清寂無人場上。藤蘿都滿。是久荒不治之園林。自忖一生此爲奇遇矣。且此人決爲看書。亦決非作書。不然。胡久兀坐。吾此時仍大呼不已。且痛擊其壁。亦不計無理之取鬧。旣而無可問途。遂喪然自出。然心中深以爲怪。此時荒園殘狀。尙一一鏤我腦。

中既出時。復回頭內觀。則屋中洞黑似燈滅矣。座中有一人言曰。汝終未知其人之究竟。耶。白雷曰。烏知之。吾卽以手前嚮。捫索出此樹洞。繞及門外。吾御者落白忒方與村人問路。此村人言去此可半咪。匆匆登車。幸與諸君相見。誠怪事也。

第二章

語竟後。初無一人發言。爭自稱異。白雷自度。何以此事一述諸口。至使座人疑訝。卽傳者聞言。亦頗怪駭。白雷曰。以我思之。此事滋怪。此人胡爲不答。卽爲守財虜。見吾咆勃。勢亦不能不怒。想彼一出。卽當揮拳肆毆。在理亦不爲過。此時將軍及夫人。彼此互視後。始言曰。汝嘗知卡得之爲人生而多怪。白雷曰。吾亦云然。不爾。胡聲曠堅。忍至此。將軍曰。此人足不窺戶。亦不面人於茲久矣。白雷曰。年鬢非高。胡乃高遜。將軍曰。實非老。僅三十許耳。夫人曰。將軍應告白雷。以怪特之狀。近聞人言。前十二年。與人決鬪而敗。敗後卽扁戶不出。利蓮曰。竟無一人見其聲容。耶。將軍曰。吾居此九年。果無一人言曾見卡得者。爲卡得既不出此牆垣之外。亦不許遊人闖入大門。久

肩。加。以。鎖。練。故。吾。聞。白。雷。言。大。門。虛。掩。頗。以。爲。疑。白。雷。曰。門。固。不。扃。今。聞。將。軍。言。則。大。慰。果。此。人。一。出。吾。決。無。幸。矣。將。軍。曰。此。正。不。敢。言。第。吾。得。諸。傳。聞。果。此。人。突。出。則。汝。必。得。奇。辱。辱。汝。正。所。以。及。我。想。彼。所。居。加。白。威。魯。之。名。園。既。不。修。治。聽。其。荒。穢。滋。可。惜。也。彼。無。過。從。之。人。任。彼。姤。紫。嫣。紅。都。無。人。管。矣。座。中。復。有。一。女。士。言。曰。凡。人。不。應。爲。區。區。一。女。終。身。屏。居。使。佳。勝。之。園。林。不。加。整。治。委。諸。榛。蕪。白。雷。曰。是。必。有。爭。婚。之。人。與。之。爲。敵。夫。人。曰。然。人。言。卡。得。昔。與。其。仇。比。劍。白。雷。曰。因。妬。而。隱。令。人。欲。笑。似。此。怪。狀。一。人。獨。居。孰。爲。治。二。餐。者。語。未。竟。將。軍。曰。爾。在。園。跳。叫。時。曾。另。見。一。人。耶。白。雷。曰。無。之。但。卡。得。一。人。凝。坐。耳。夫。人。曰。卡。得。雖。獨。居。侍。者。尙。有。老。蒼。頭。此。蒼。頭。名。拉。巴。得。尙。挾。一。妻。今。其。妻。物。故。已。三。十。年。矣。白。雷。曰。偌。大。園。林。但。司。一。老。僕。能。治。飯。耶。語。至。此。將。軍。侍。者。適。立。將。軍。座。後。卽。進。言。曰。奴。子。聞。拉。巴。得。在。禮。拜。二。日。以。車。出。購。物。忽。爾。中。危。病。仆。於。車。下。昇。至。醫。院。今。日。逝。矣。將。軍。迴。顧。侍。者。曰。汝。言。確。邪。侍。者。曰。聞。諸。負。販。之。人。夫。人。曰。蒼。頭。死。卡。得。一。人。更。增。淒。楚。矣。侍。者。曰。主。母。奴。子。尙。未。聞。有。

人承拉巴得之。乏白雷曰。彼間似非人境。夫人曰。卡得孤高如此。孰則憐之。將軍曰。白雷聞之乎。汝在園中所見者。決爲卡得。必無他人。衆中忽有人言曰。一人能自生邪。復有一人曰。此事滋怪。一人園居。決無其事。又有第三人曰。如此荒曠之地。法宜聯絡親鄰。今卡得獨屏若將終古茲事。吾滋未信。卽有女郎名莎毛司者。爲牧師之女。言曰。前此卡得未高隱時。曾有人見之。頗風雅。宜人乃不測其中。蓄此怪癖。復有學生名馬徹者。亦曰。然吾亦頗聞其名。惟其人溺於情愛。幾喪其生。莎毛司曰。傷哉。是人語次。頗挾譏誚。復顧馬徹曰。縱有愛情。今屏居幾二十年。萬念不煨。冷邪利蓮曰。或且傷心過甚。或且出而近人。彼寬閒寂寞之濱。胡能久居。莎毛司曰。卡得所居。想其完好時。亦未見其佳。夫人曰。此人爲一女之故。並社會而絕之。生趣都捐。尙有何樂。吾輩果當冬季。苟無親賓過往。則蕭寥不可耐。矧園居冷澀。又奚以堪。馬徹曰。吾決不移。時此人必出。復有一客言曰。此人爲女所棄。傷心已深。果爲明理之人。則舍此取彼。亦復何礙。天下美婦人多矣。何必是果再得玉人。修治園居。裙屐文酒。

且無虛日。胡怏怏絕人而處。將軍曰：此言良然。吾輩方歡樂未央，乃蟲此一人於其間，寧非美玉之玷？白雷曰：荒涼之區，一見令人愴喟。利蓮曰：吾亦見此殘狀，尙有甚於君所見者。彼通車之門，其上有兩石麟，苔鏽滿其身矣。白雷先生亦見之乎？將軍曰：必未見。麟身既爲苔駁，又綠陰掩之。果石麟能言者，必曰：令人悶殺。莎毛司曰：彼二麟所嚮，正對威司荷德大路行路，及此必見石麟。今此二麟成爲紀念碑矣。又有一人曰：吾恨不能招之使出，與吾輩往來爲樂。夫人曰：尙何人能與之面？前四年頗有人欲延致之，乃千呼萬喚，終不出此大門半步。利蓮曰：吾意今夕赴學校演唱，歸途卽其窗下奏樂，以挑動彼人間之思想。利蓮一言，衆皆贊同。夫人曰：勿太多事。馬微曰：必如此，彼清寂可憐，當勾取而出之。將軍曰：君輩年少，更事不多，此孤零之人，多異想奇情，非人所測。君輩冒昧將得奇辱，彼屏居久，卽有佳音，亦焉能動？利蓮曰：吾輩果卽彼間奏樂，彼能縱槍相報乎？將軍曰：如此怪人，安知其不爲無情之舉動？莎毛司曰：必不至此。彼雖高隱，固上等人也。安忍學野蠻之舉動？白雷曰：吾固見其

人決非無教者。吾輩在彼同奏樂。得面其人。作數語足矣。外此何求。利蓮曰。姑試之。樂動。人心於彼不爲無益。莎毛司曰。得彼人出而接洽於社會之義。亦合人固不能離羣而索居也。語至此。有人曰。大門久屬。何從得入。白雷曰。吾適出其門。門尙未闔。馬徹曰。此間有路。直通彼中。此路固無人能知。吾遵是道。即可往入園中。不趨大門。將軍曰。君輩慎之。老夫決不同行。譬如爲彼所辱。老夫決不之聞。亦不能援以理言之。聽此野獸窟居。勿驚擾之可也。今茲時至矣。衆可同趣學堂。鐘近八點矣。

第三章

寒學者既至學校演唱後。至十句鐘。將歸公府。歸路必經卡得門外。白雷曰。今將過佳白威魯衆。亦欲面卡得乎。利蓮曰。可。吾輩奏樂後。彼果有問者。則言送券延之入場。莎毛司曰。彼決不聽雅音。且將斥我。利蓮曰。吾意在引獸出窟。彼即不加禮。吾則對以迷路。白雷以目視利蓮。在燈光中。容色煥發。意卡得色界中人。決不能辱及麗姝。利蓮與同行之意。利司及摩雷路言曰。二君亦宜從我。君且識路尤佳。白雷曰。此

行。或得趣。或不得趣。正復難言。莎毛司曰。卡得決爲守錢之虜。決不樂外人之驕入。白雷曰。否。吾適見其背面之容。似非慳嗇。特有奇癖耳。莎毛司曰。何從見其奇癖。白雷曰。言不能詳。但覺所遇者甚奇。君輩試思。吾敲窗極厲。顧如弗聞。夫以一人屏居。卽不見人。一聞此暴厲之行爲。勢須起視。莎毛司曰。如君事。果怪特也。白雷曰。凡人果有知覺。決必一動。今不動而兀然。吾決其一無知覺。或且芙蓉癮上。不能自堪。知覺因之而泯。莎毛司曰。然。白雷曰。尙有一事。令人難解。吾一迴顧。而燈光立滅。想此人決未行。尙坐而吹燈。莎毛司曰。否。君言臨行燈滅。安知其誤視他處。白雷曰。吾思彼中尙有一人。然而侍者告言。老蒼頭已死。胡尙有人同處。莎毛司曰。決無第二人。白雷曰。此事尙非難解。其人旣視財如命。外間跳躍。初不一顧其滅燈者。趣吾行也。莎毛司曰。終當決之。白雷曰。吾尙有疑。今夕不宜與女郎同行。果爲所辱。寧非吾一人之罪。莎毛司曰。彼卽咆哮。亦不能辱及閨人。白雷曰。此行往攬幽人。自問亦殊抱歉。人人固有自由之權。吾侵而奪之。似屬非理。莎毛司曰。游戲之事。安能言理。此時

且行且說。而前導之人已停趾。利蓮謂白雷曰。若不見大門上石鱗耶。至矣。時新月甫吐。射光樹間。果見石鱗之首。門外有甬道。而荒悄之象。令人森然動容。利蓮謂白雷曰。如此芳園。聽之蕪蔓。主人眞足恥也。白雷曰。人人代爲惋惜。不惟爾我。馬徹曰。胡從得入此門。利蓮曰。勿進大門。防爲卡得所見。我但得能以僻處入。令其不備。時門尙未闔。衆隱樹陰而前。去所居窗外可五十碼。衆止。爭出樂器。在萬籟無聲中。待一人發令。衆樂齊奏。此時令尙未發。衆已爭集窗下。見屋宇突兀如怒。諸人無因至前者。一人既發令。衆樂一時同奏。地既幽沈。忽聞樂音。宿鳥皆驚飛。而夜噪鳥聲與樂聲相雜。喧鬧極矣。屋中淒寂如無人。樂屢易齣歷歷而奏。可一小時。屋中仍寂然。如初。至時。莎毛司曰。怪哉。是人終當以法誘致之。利蓮曰。吾曾與人賭。果能售去一票者。可贏得一手套。今久久不出。吾不其負乎。馬徹曰。今且不奏樂。可卽其屋之前後探取消息。衆聞言卽四覓門戶。幸借月光。目尙了了。細審此屋坍塌之狀。令人似不信其中之有居人。中有一人言曰。此人似有成心。令此屋傾頽。用爲得意。試觀窗

外已上碧苔。初不汎埽。利蓮謂白雷曰。階上生草。似久無人行。想其人並不出閩外。防一出傷其草根矣。忽又曰。此門似開。胡不同入。白雷曰。勿前。利蓮曰。必得主人。此局方有收場。吾必欲售一券。白雷曰。何可孟浪。利蓮曰。是中似無人居。吾入一見卡得。必語以留心門戶。方不被盜。彼聞言或信我果非盜也。利蓮之意已決。白雷亦不能峻阻。利蓮此夕興致之烈。大異尋常。白雷疑其有愜心之事。故一往無前。利蓮直款其扉。白雷躡步隨之。屋既無燈。進退維谷。暗中捫索。似有迴廊曲折之狀。二人既徐徐而前。一步輒傾耳側聽。有無居人。利蓮曰。此屋決無人。果有者。胡不扃其戶。且門栓多半腐矣。既而曰。廊盡矣。白雷曰。試出取燈照之。利蓮曰。可。白雷卽往囊中出火柴數之。但餘二根。劃之發光四照。中爲敞廳。其上四懸照片。似訴無人照料之狀。幾發吻欲鳴。其寂寞者。近牆多木榻。均古式。然亦傾仆不整。二人不敢前。近牆而立。白雷曰。荒涼極矣。利蓮曰。然時火柴既燼。髣髴尙見一門。遂相將而入。屋仍洞黑。白雷復劃取燈。則仍爲四方形之廣廳。其中帳幙俱存。及獵獸之械。與虎皮鹿角。均鑄

蝕蠹腐不堪。屬日火光復滅。二人癡立。不知所往。且四無人聲。如荒墟焉。白雷徐曰。利蓮女士。此來輸一手套矣。此屋決無人。卡得已行。遂空其屋。今且趣出。防外間人久伺。二人方欲出時。仍前其手。四捫而索路。旋得一門。疑此門是否來時之路。而門已立開。似入一巨櫥之間。白雷趣近利蓮。曰。門固在此。白雷聞已得門。卽循聲從利蓮行。以爲已得歸路。白雷心疑。利蓮已出。乃反闔其門。自至遊廊之下。實則利蓮所得之門。別爲一門。旣入此門。卽見燈光。利蓮以爲月光射入也。卽而視之。果燈而非。月燈在彼屋。射光是間。利蓮私計將趣就此燈光。耶。或返身而出。旣而又思。吾固與人決勝負。果得卡得售與一券。在我已占勝著時。已見燈。卽亦無懼。徑入面卡得。亦不計其見辱與否。於是縱步向此燈室而進。室固然燈亦無一人。心念此屋必爲白雷所前矚者。燈在書存報紙。亦縱橫於案上。更前有一舊幔下垂。不審幔中有無人在。而百葉之窗。仍嚴閉。其間加以厚幕。此屋燈光遂不外射。四週皆書箱。而家具凌雜。無次。利蓮至此。不知所主。以狀觀之。其中必有人居。且火鑪中炭火尙然。人又安

在忽爾自急身爲息女胡爲冒入人家私室之中又悔白雷失路子身至此大千禮防卽欲卻步而出而又躊躇欲竟其所見然獨立此沈陰無人之屋毛髮復爲飛立正前卻問忽見書櫥中有人推門而入實非書櫥蓋僞以書櫥爲門式也

第四章

於是主客相見主人卽卡得也年約三十五六以上貌亦端嚴靜雅凜然似不可犯二目作黑色射光及於利蓮之身而利蓮亦亢不之懼固知非禮然尙能言卽曰此來殊冒昧竟入先生臥室唯乍入時屋中洞黑故趨燈光至此卡得張目視利蓮曰女士必爲外間奏樂者利蓮聞言而媿卽曰無故犯君隱居中心滋形踧踖卡得曰諸君何故光賁荒寒之區奏此雅樂利蓮曰吾輩明夕在學校中爲演唱之會冒進芳園乞君市我一券俾明日入場語時卽出一封中貯入場之券卡得二目仍注利蓮利蓮亦覺輔頰絳如玫瑰益增其艷卡得笑曰君輩奏此雅樂卽爲售券來乎利蓮自知唐突卽媿謝曰此來殊不恭乞先生恕吾唐突卡得曰吾焉能惱此雅音且

久不入吾耳矣。利蓮曰：明日可否與會？利蓮細審此人，心滋不悅，卽亦莫知其所由然。卡得二目灼灼，注視利蓮之面，未嘗他瞬。利蓮頗怒，既出券後，卡得取視，言曰：必買此券。至於與會，則尙未決。既審價目，卽出錢授利蓮，厥狀甚恭。利蓮曰：謝先生見愛，敢問先生大名？卽爲卡得乎？卡得笑曰：無第二人也。利蓮遂不再詢，然亦不能遽行。卽曰：今日聞君家老管遽逝，甚爲君家惜之。卡得聞言愕然曰：此事聞諸何人？利蓮曰：吾第中奴子稟白吾翁，謂道中見君家蒼頭，蒙重疾矣。卡得曰：天下噩耗，傳聞至易，忽又問曰：女士尙未示我姓字，何爲屈尊至此？女一一告之。卡得曰：女士卽不言，吾仍早知爲是名。顧久隱不出，外間事漠然一無聞知。女卽告辭曰：願先生明夕必惠臨，破此高隱之例。卡得曰：諾。果明日如約者，亦爲吾生之榮。女疑是言近俳心，頗疑駭。正於此時，有人在外呼己，則白雷挾數人入室矣。利蓮尙堅約，明夕相見。今日擾君清況，心至弗寧。唯自學校歸，迷途至此，其初以爲室曠無人，故恣我所如，實則開罪夥矣。女且言，而白雷已力催不已。女亢聲答之，女方欲行，而卡得當戶不能。